



建殊録

全

十武
445



明 中武 卷 445

建殊錄序

友人巖生受刀圭之術於吉益翁其肆業之餘銳
 意操觚又就余而正焉可謂篤志也已一日手冊子
 請余序曰此編雖小也錄我先生所治其疾若固若
 奇皆世醫所不能下手也其他謂病在膏肓者而
 起之不可勝數也乃別錄之不在此數王充曰微
 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若我先生者可不謂
 良也乎先生常謂曰何病不可愈其不愈也亦惟
 醫之所為之然而不能生死人起自當生者耳所



世本錄下

謂死病無良醫者非不可愈焉。命之盡也。死生天也。非人也。命之未盡也。何病不可愈矣。果信乎。先生華於枯肉於骨。亦惟古方之用其所用也。運用應變卓然自爲一家。所謂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者乎。非妄言古方之倫也。蓋不能用古方也。唐而後邪。卽有用之。亦晨星耳。不然則畫蛇添足也。金張元素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其說浸洽。後世醫流之肺腑。至乃不懼病而懼藥。使輕病而漸深。勿論已所不

能愈。輒命爲廢痼。滔滔皆是也。此乃先生所爲發憤有慨也。噫。後之醫。胡不思也。今之天地。古之天地。陰寒陽溫。日居月諸。東方自出。人字育其中。奚古與今異之有。而古今異之論。猶言卵有毛。蛇長於龜。公孫白馬之說乎。不然。則據佛氏之說乎。勃宰理窟論愈鑿術愈拙。不徒飾言亂實。乃爲害不鮮矣。故此舉也。錄經實得驗。以爲同好之弦。韋已余聞其言。讀其書。欣然而謂曰。善哉。是舉也。余自交東洞翁。後先耳目。其術奏効也。以語人。則不信。

者謂阿其所好。或謂講張其事。溢美其言。不然則愕然吐舌。以為不近人情也。此編出則疑余言者。瞭然如觀火。知非無稽之言矣。其猶為世醫投良藥矣乎。除泄其固習之舊毒乎。其唯於今乎。天下後世蓋聞風焉興者。亦或有之。亦惟東洞翁之賜。而巖生受而施之者乎。非邪。為巖生請其序書其所論以贈之云爾。

寶曆癸未之春

美濃

武欽繇撰



建殊銀序

世出刊古世
下萬志盡而

夫留之為職也。固人生之取恃則其於術。宜不大乎。然上古無遠其事。靡同周官。列其職。其人無傳矣。我國之時。有越人者。而後世傳其籍。亦皆妖妄。非其真也。及東漢之時。有張仲景。志身為長沙太守。亭之。長慶博采古訓。述述方法。遂自著論。降及後葉。無能傳焉。道者矣。於是唐有王孫元。者。李朱然。然造起。各自論駁。惑信陽之理。

溯五行之說創末義徒務而至吾道遂熄
矣嗚呼孰能力振其晦蒙後之其初者乎
我

東方之盛也文運替興鴻澤沛溢四海欣
黎首無仁於是者我 東洞先生者出焉
受凡民之困廢原長沙之遺蹟潛心焦思
覆碑推究者三十季於茲矣蓋其在初年
也人為抱疑解疑信者而及今論益篤也
凡四方之士皆嘗不造其門者於是古道

大闢榛蕪復舊矣則上古之不祥周官之
世傳越人之籍之亂其志所皆可推也而
無及壯矣嗟呼 先生之業不亦偉哉不
傷甚曩者竊 先生之塾者有年矣有來
請治者創 先生必命我輩誌其謬候於
是恭竊錄其治法之宏著明者輯為一卷
間者且擇欲傳之同志蓋余聞之巧其言
宜其行者其治雖未足與權矣若趙法
學是法云多子以為云云幸甚當而及其

自率兵與秦戰也一旦亡數十萬之眾
以修政以此觀之當從補方藉守厥侯古
論以考其伎能安之治臨激之實知則安
足定其優劣而法不免為趙括耳是乃
先生之所持論而燕之所以為以柔也
寶曆癸未之秋

播磨 嚴恭敬甫撰



生之結詞也

君子之為也
家者中之家也
海之內也
唯此之為也
如也

凡例
往者恭寓先生之塾、竊睹其治驗卓絕、心欲錄其方
證、輯成一書、以備後進之龜鑑、而先生則以務
在濟世、不屑瑣瑣錄其蹟、凡其既往之事、皆已茫
昧、無所準據、加之恭謁先生已晚、得執杖履僅六
年、且其中間、又數歸省、踈闊之日居多、無奈其所
茫昧、與不可得而知者、故今等從恭耳目所及、抄
成此一冊子、然此僅僅者、固屬豹文之一斑、尚且
快然不嘆、吾志願待他日、旁叩審問、補其缺云

先生之術專述長沙、不自立方、雖一藥增減、必據仲景、而其有實驗者、宋元諸家固無論、雖俗間所傳、不必擴棄、務在于取實效、何必拘石之為平、故雖為仲景之方、或徵之治驗、而未見其效者、亦皆存之、不妄採錄、凡若此類、先生別有論述、今不具贅、凡閱此篇、如或擬取法者、必先審方主治、別藥真實、然後可以施其治、一不精較、或恐誤人、師塾亦有藥徵方極之諸書、未閱此類者、請且勿妄談、先生諸治、唯從見證、不取因脈、乃此篇止錄證候者、

以此故也、學者幸勿為疎漏

居處姓名、雖不雅、必記之、而如狂癲癩風、人所隱忌、故至此二病、率皆除之、其他一二準之者、又以有所避、凡每條止姓名者、皆倣此

先生嘗謂經穴病名、多是後人妄撰也、此真發千古之夢夢、可謂確言矣、而此篇或猶用之者、蓋欲人易曉、姑仍其舊耳、非敢矛盾也、幸勿譏幸、庚

此篇諸治、率每診一病、並用三方、蓋其先後進退各有定法、今茲詳錄備左券、凡欲取法者、或閱本文

遇不知其用度、須按此例知其準的、曰某湯者、曰心三服、曰某丸若散者、臨卧必服一錢、曰時攻之者、十日若二十日必一用之、而其欲用之時、須必止他劑、獨別用之、次日即復故

諸湯劑量、輕重雖不同、大抵以三錢為一貼、有時至十錢二十錢之重者、別於方名下注之

此篇方名、有長沙及諸家方書所未載者、此皆係師家舊傳之禁方也、然有懇請者、則不必靳秘矣、故只錄其目、至其藥劑、不復開列

附錄一卷、長門儒官、鶴臺先生者、行餘用志於濟世之術、錄其真治驗者、正諸我先生、先生乃因其證候、考其主方、論之當否、所往復者、總若干篇、雖未涉其實、誠能悉長沙之秘奧、無復遺憾矣、學者或熟之、未必無少補也、因附錄于後云

建殊錄

東洞吉益先生門人

播磨

巖 蔡敬甫輯錄
田榮信愿仲校閱



城淀藩士人山下平左衛門者謁先生曰有男
而五歲瘧而癩癩日一發或再發虛羸憊且夕
待斃且其悶苦之狀日甚一日其父母之情不忍
坐視願賴先生之術幸一見起雖死不悔先生因
為診之心下痞按之濡乃作大黃黃連湯飲之百
日所痞去而癩弗復發然而胸肋妨張股下支滿

瘕尚如故，又作小柴胡湯及三黃丸與之時以大
陷胸丸攻之可半歲一日乳母擁兒倚門適有牽
馬而過者見忽呼曰年麻父母喜甚乃極負俱來
告之先生先生試拈糖菓以挑其呼兒忽復呼曰
年麻本邦甘表之味總謂之年麻亦謂年麻國語相通父母以為過願踴
躍不自勝因服前方數月言語卒如常見

越中二口誓光寺主僧某者請診治曰貧道眼目非
有外瘡碍明然但望物不能久視或強之則無方
圓大小須臾漸殺最後如錐芒輒射目中則痛不

可忍如此者凡三年先生為診之上氣煩熱體肉
潤動為挂苓水甘湯及芎黃散服之數十日其視
稍真無復雜芒於是僧歸期已迫復謁曰越去京
師也殆千里且道路艱嶮度難再上病尚有不盡
願得授方法以歸也因復診之前證皆除但覺胸
眼苦滿乃書小柴胡湯之方以與之僧歸後信服
之雖有他證不復他藥一日俄大惡寒四肢戰栗
心中煩悶不能氣息予子驚愕謀延醫治病者掩
心徐言曰寧死無他藥矣更復為小柴胡湯連服

數劑少焉蒸振煩熱汗溢腹皆至是舊病百患一
旦頓除曰體清快大異于往常僧乃為之作書走
一介謝先生云

雲州醫生祝水馬年可二十一日忽苦跟痛如錐刺
如刀割不可觸近眾醫莫能處方者有一瘍医以
為當有膿刀辟之亦無效其於是迎先生診之腹
皮變急按之不弛為芍藥甘草湯飲之一服痛即
已

京師御幸街賈人菱屋五郎兵衛妻年可三十分身

之後通身洪腫腫已則腰脚委不能起居而陰中
有二骨突出左右相支百治不收遂不去聲者凡
七歲其間先生之名求診治心下痞硬臍傍有塊
大如覆杯其脊骨戾曲右批腰眼上者寸許為硝
石大圓飲之十餘日陰中大下臭穢三日所痞去
塊解於是脊骨復故突出之骨忽亦沒失則能起
居

浪華士人某者患腹痛可三年性素嗜茹子嘗大食
之其痛益甚殆不自勝爾後每食心然以故不復

建 外 錄
食謁先生求診治時適夏天乃煮熟茄子數枚強
飽食之已而心腹果大鳴動痛倍於前日極吐下
而後已如此者凡三次能食茄子而不復痛
膳所疾臣服部久左衛門女初患頭瘡瘻後兩月生
醫卒以失明召先生求診治先生診之上逆心煩
有時小便不快利為挂苓水甘湯及芎黃散襍進
時以紫圓攻之障醫稍退左目復明於是其族或
以為古方家多用峻藥雖障醫退恐至有不諱也
久左衛門亦然其言大懼之乃謝罷更召他醫服

緩補之劑久之更復生醫漠漠不能見於是久左
衛門復謁曰嚮我女賴先生之庇一月復明而惑
人間但遂復失明今甚悔之幸再治之先生之惠
也請甚懇先生因復診之乃服前方數月兩目復
明

京師界街賈人井筒屋播磨家僕年七十餘自壯年
患疝瘕十日五日必一發壬午秋大發腰脚攣急
陰卵偏大欲入腹絞痛不可忍衆醫皆以為必死
先生診之作大烏頭煎飲之每服重斯須瞑眩氣

八錢

斯須瞑眩氣

絕又頃之心腹鳴動吐出水數升即復故爾後不
再發

某生徒讀書苦學嘗有所發憤遂倚机瘞寢七晝夜
已而獨語妄笑指擗前儒罵不絕口久之人覺其
狂疾先生診之胸肋妨脹臍上有動上氣不降為
柴胡姜桂湯飲之時以紫圓攻之數日全復當
豫州令治林光寺主僧某上人積年患痲疾先生診
之心下痞硬腹中雷鳴為半復瀉心湯及三黃丸
飲之三十日所諸證全退

京師東洞街賈人太和屋吉五郎每歲發生之時頭
面心熱頭上生瘡痒癢盛搔之即爛至凋落之候
則不藥自已者數年來求診治先生診之心下微
動胸股支滿上氣殊甚為柴胡薑桂湯及芎黃散
飲之一月所諸證全已爾後不復發

京師郊外西園僧有良山和尚者年七十餘其耳聾
者數年嘗聞先生之論百疾生於一毒也深服其
理因求求診治先生診之心胸微煩上氣殊甚作
桂苓水甘湯及芎黃散服之數月而未見其効乃

謝罷居數日復謁曰謝先生賴頗得通聽意者上
焦毒頗盡邪先生診之曰未也試再服湯液當復
不能聽然後更得能聽其毒信盡也因復服前方
數月果如先生之言

京師室街賈人升屋德右衛門家僕字右衛門者年
二十有餘積年患痢一月一發或再發或不發然
間三月必發先生診視之胸腹微動胸下支滿有
時上衝乃作柴胡薑桂湯及滾淡丸飲之時以梅
肉散攻之出入一歲所不復發

京師烏街賈人泉屋伊兵衛年二十有餘積年患吐
血大抵每旬必一動丙午秋大吐吐已則氣息頓
絕迎衆醫救之皆以為不可為也於是家人環泣
謀葬事先生適至亦使視之則似未定死者因著
橫鼻間猶蠕蠕動乃按其腹有微動蓋氣未盡也
急作三黃瀉心湯飲之每貼重十五錢須臾腹中雷鳴下
利數十行即寤出入二十日所全復故爾後十餘
歲不復發

京師麩屋街賈人某者患天行痢一醫瘵之雖度數

建 頤減尚下鼻穢日一再行飲食無味身體羸瘦四肢無力至其年月益甚衆醫無効先生診之作大承氣湯飲之數日全治

丹波青山侯臣蜂太夫疾病而胸中煩悶短氣有渴且其脊骨自七推至十一推痛不可忍衆醫皆以爲虛作獨參湯飲之凡六日無其効先生診之作石膏黃連甘草湯飲之每貽重三十五錢盡一服痛即已入出五十日所全復常

京師河原街又兵衛者年八十餘恒以賣菜出入先生之家嘗不來者數日使人問之謝曰頃者病悞鬱以故不出居數日復問之臍上發癰其徑九寸許正氣乏絕邪熱如燉先生憇其貧困不能藥乃作大黃牡丹湯及伯州散飲之數日膿盡肉生躡蹠能行

京師丸田街刀屋平八者壬午秋左足發疔痛醫治之後更生肉莖其狀如蛭用刀截去無知所痛隨截隨長明年別復發疔治則如初爾後歲以爲常生肉莖者凡五條上下參差並垂于脛上焉衆醫

莫知其故進藥亦皆無效先生曰我亦不知其所
因矣然至其治之豈不能乎因診之心胸微煩有
時欲飲水脚殊濡弱為越婢加水附湯及白朮散
飲之時以梅肉散攻之數日莖皆脫下而愈

京師士人某妻善憂患甚則罵詈不絕口如此者十
有餘年某醫療之無其效更近先生求診治先生
診之心胸煩悶口舌乾燥欲飲水作石膏黃連甘
草湯飲之數月諸證皆除前醫聞之嫉其效謂士
人曰婦人久服石膏則絕子種矣余非不能為之

惡其不仁也士人亦因其言大憾之來詰先生先
生答曰夫婦人之孕與不孕固非人事之所及也
况乃草根石骨何能制之且彼於積年已然之疾
猶不能治之焉知其味然乎士人嘆服而去明年
其妻始娠

江州大津賈人錢屋七郎其衛男生而五歲病氣瘧
癩癩比日必發且其骨體委弱不能自凝坐先生
診之胸肋妨張股下支滿作小柴胡湯及滾痰丸
飲之時以紫圓攻之數月稍能用手足癩不復發

先生曰更服之，瘥亦可治。然而賈人以其瞑眩頗甚，而疑懼不能決托，事故謝罷。

京師越屋街賈人，近江屋嘉兵衛男年十有三，患天行痢，裏急後重，心腹刺痛，噤口三日，苦楚呻吟，四肢撲席，諸醫無效。先生診之，作大承氣湯飲之。每

重十少焉，蒸振熱煩快利如傾，即愈。

越中醫士某男年三十所，發狂，嗷叫妄走，不避水火。醫生頗盡其術而救之一，無其效。於是聞先生之名，詳錄證候懇求治方。其畧曰：胸膈煩悶，口舌

乾燥，欲飲水無休。時先生乃為石膏黃連甘草湯，及滾痰丸贈之服。百有餘劑，全復常。

丸龜茨臣勝田九八郎女等患痿痺，諸治無效。先生診之，體肉關動，上氣殊甚，為桂苓木甘湯飲之。須臾坐尿二十四行，乃忽然起居。

京南東福寺塔頭松月軒某長老病後，肘骨突出，不能屈伸。先生診之，腹皮攣急，四肢沉惰。有時上逆，為桂枝加附子湯及芎藭散飲之。時以梅肉散攻之，數十日肘骨復故，屈伸如意。

一賈人面色紫潤掌中肉脫四肢疼痛衆醫皆以為癩疾處方亦皆無効先生診之胸肋妨張心下痞鞞為小柴胡湯及梅肉散禱進數十日掌肉復故紫潤始退

京師生洲松屋源兵衛妻胎孕二三月腰背攣痛四肢沈重飲食無味先生診視之為桂枝加附子湯飲之時以十束湯攻之每攻諸證漸退及期母子俱無損傷

大炊相公臣田大夫憂慮過多久而生熱鬱四肢重情志氣錯越居常不安灸刺諸藥並無効先生診之作為藥甘州附子湯飲之數十日更又為七寶丸服之如此者凡六次而全復常其父甲州居年已九十餘生來不信醫藥以為無益至是大崇先生之術謂家人曰予如有病其所賴唯有東洞而已東洞者先生別号也後數年患傷寒心胸煩熱譫言妄語小使不利不進食者凡六日家人乃召先生視之心胸煩滿四肢微腫乃作茯苓飲飲之吐出水數升而愈初甲州居自年及六十雖盛復重衣猶寒

以為老而衰也。自是之後，更服綺締，與少壯之時不異矣。以此視之，蓋病也，非老衰也。

一婦人患微瘡，差後結喉，上生血腫，大如梅子。自以為若急腐潰，則呼吸漏洩，恐至性命。來求診治，先生乃作七寶丸，飲之一劑，其腫移者寸許。再服至天突，三劑則至華蓋之上，乃腐潰而愈。

京師智恩街紙舖政右衛門者，病後怯悸，畏障戶之響，其所抵觸皆粘紙條，防之。居常飲食無味，百事皆廢。然行步不妨，但遇橋梁則乘輿，猶不能過百

治無效如此者，凡三年。先生診之上氣殊甚，照下拘滿胸腹，有動心中不安，作桂苓木甘湯及茅黃散，飲之數日，上逆稍減。又為柴胡薑桂湯，飲之數月，諸證皆除。居二三日，家召蓋匠，政右衛門正立廡下，自指揮脩葺，遇有不如意，走而上屋，就之而不知其蹈梯之易焉。久之，自覺語之家人，余聞之，其家人云：

一京人素剛強，臍下發癰，使瘍醫治之，無其效。其乃自用刀刻之，旦夕其上汁出而愈。而按之硬如石。

建外錄
無何之東都道經詠訪浴溫泉即大疼痛不可忍
於是自以為初刻猶淺而其根未盡也更又刻之
灸其上數十壯少焉腸燒爛水血逆出然其人能食
食則清穀出故常以綿縈其腹先生診之乃為大
黃牡丹湯及白朮散飲之數日全愈

京師油街界屋新七通身浮腫脚氣上衝心胸熱煩
甚則正氣乏絕晝夜倚壁不能臥進湯即吐衆醫
皆以為必死先生作越婢加水附湯飲之吐尚如
故而益飲之不止居五六日心胸稍安藥不復吐

於是又作十棗湯飲之吐下如頗諸證傾退

京師四條街賈人三井某家僕三四郎者四肢憊惰
有時心腹切痛居常鬱氣志不樂諸治無効有
一醫某者以先生有異能勸遊之賈人曰固聞先
生之名然古方家多用峻藥是以懼未請爾醫乃
更諭且保其無害遂遊先生診之腹中攣急按之
不弛乃作建中湯飲之其夜胸腹煩悶吐下如傾
賈人大驚懼召某醫責之醫曰東洞所用非峻劑
疾適發動耳賈人尚疑又召先生意欲無復服先

生曰余所患非吐下之劑而如此其甚者蓋彼病
毒勢已敗無所伏因自潰遁耳不如益攻之也賈
人乃服其言先生乃還翌早病者自來謁曰吐下
之後諸證脫然頓如平日也

有恕首堅者伯州人也游京師與我輩善首堅一日
謁先生曰頃者得鄉信貧道戒師某禪師者病腫
脹二便不通衆醫皆以為心死將還侍湯藥願得
先生備急圓者而往矣乃作數劑與之比及首堅
還禪師僅存呼吸即出備急圓服之下列數十行

腫稍減未及十日全愈於是其里中有患癩疾者
見其有奇効謁首堅求之診治首堅乃謝曰京師
有東洞先生者良醫也千里能瘳疾無所不治嚮
所進禪師固其藥也今又為汝請之其人亦懇托
而退首堅復來京師則輒謁先生詳告其證候且
懇其治先生乃作七寶丸二劑贈之其人其人服
之而全治矣其明年來京師謁先生則已如未病
者焉矣

京師岩上賈人某者患微瘡差後鼻梁壞殆與兩

頰等先生為七寶丸飲之其鼻反腫脹三倍於平人及盡二劑則稍縮收再見全鼻

越中僧僧撲者病後失明先生為芎黃散飲之僧喜其快利乃不論量度日夜飲之久之大吐血而性素豪邁益飲之不已卒以復明僧語於人曰當服藥之時每剃髮必聞芎黃之臭蓋其氣能上達也筵山侯臣河合九郎兵衛者一日卒倒呼吸促迫角弓反張不能自轉側急為備急圓飲之每服重下五錢利如傾即復故

先生門人備中足守中尾元彌覺脚弱之狀自服平水托花之輩而其脚益弱然尚服前方不止遂以委弱不能起居於是先生診之為十棗湯及芎藥甘草附子湯每貼重十五錢時作礬石湯浸脚數月未見其效生猶服前方不止出入一歲所全愈

越中小田中村勝樂寺後住年十三生而病瘧其現住未謁曰余後住者不敢願言語能通幸賴先生之術倘得稱佛名足矣其劑峻烈非所畏懼縱及

死亦無悔矣先生診之胸肋妨張如有物支之乃
為小陷胸湯及滾痰丸與之月餘又為七寶丸飲
之數日如此者凡六次出入二歲所乃無不言
一男子患微瘡瘡後骨節疼痛不可忍先生診之為
七寶丸飲之喘沫如流齒縫黑血出已而牙齒動
搖遂以脫落其人患之無何血止疾瘥其齒復生
哺噉健於前云

京師烏街賈人菊屋清兵衛者年可三十雅崇先生
之術而其家人無一肯之者賈人嘗病心中煩悸

飲食不進先生治之數日未見其効於是家人固
諭清兵衛召他醫則病勢愈加心悶肩息且夕將
死清兵衛乃嘆曰死則命也弃先生之術死于世
醫之手予嗚呼已矣夫如斯豈天哉於是復召先
生時者余亦從往先生診之出而謂余曰死生有
命吾非所知也非駛藥救之則彼不足安也而家
人知之必復難之夫清兵衛者信乎我者也余豈
可以家人而已乎乃為走馬湯飲之下利數十行
氣息稍安飲食隨進然而翌早復迫其後三日竟

建始錄
至不可救矣然家人因知先生能守義不拘名利
大信先生之術矣嗟呼如清兵衛者可謂能盡人
事者矣

京師河原街賈人升屋傳兵衛女病衆醫皆以為勞
瘵而處方亦皆無効羸瘦日甚且父且死賈人素
懼古方然以不得已求來診治先生既往診之知
其意之不信即謝歸矣踰月其女死其後二年其
妹亦病賈人謁曰僕初有五子其四人者皆已亡
其病皆勞瘵也蓋齡及十七則其春正月瘵必發

至秋八月必皆死矣嚮先生所診此其一也亦已
死矣而今者季子年十七亦病之夫僕固非不知
古方有竒効懼其多用峻藥也然顧緩補之劑救
之不見一有其効矣願先生廖之縱死無復所悔
矣先生為診之氣力沈溺四支憊惰寒熱往來咳
嗽殊甚作小青龍湯及滾痰丸禱進其歲未至八
月全復常

京師木屋街魚店吉兵衛男年十四歲通身洪腫心
胸煩悶小便不利脚殊濡弱衆醫無効先生診之

胸膈苦滿心下痞鞭四肢微熱作小柴胡湯飲之
盡三服小便快利腫脹隨減未滿十服而全愈
京師富街賈人塲屋治兵衛妻積病五年首疾腹痛
諸證雜出無復定證其族有醫某者久瘳之未見
其效最後腹肚妨脹倍於平日醫以為必死因謝
退於是召先生先生為大承氣湯與之其人未服
某醫復至聞先生之主方因謂賈人曰嗟呼如此
殆速其死也夫承氣之峻烈譬猶發火銃於腹內
懼之不已而賈人以其初久無效竟不聽醫退連

服數劑望廁之後心腹頓安而胸中尚覺喘滿之
狀先生又為控涎丹與之其人未服醫復至謂賈
人曰承氣尚恐其不勝也况此甚於彼者乎必向
服再三叮囑而去賈人復不聽其夜輒服之翌早
吐下如傾胸腹愈安醫復至見其如此嘆服去後
數日全愈初治兵衛者患腹瀉恒非希粥不能食
然未嘗服藥以為無益見先生殊效始知醫藥可
信乃嘆曰先生良醫也豈可病而不治乎遂求之
診治為半復瀉心湯飲之數月腹瀉止而能喫飯

越中僧玉潭者病後左足屈縮不能行步乃為越婢
加水附湯飲之時以紫圓攻之每攻其足伸寸許
出入三月所行步復常而指頭尚無力不能跂立
僧益下之不止一日遽起取架上之物已而自念
其架稍高非跂立不能及因復試為之則已如意
矣

京師木屋街伊賀屋久右衛門家婢患痘布根稠密
起發不快煩熱痒渴無少安已而瘡窠黑陷無復
潤色衆醫皆以為必死先生診之為紫圓飲之下利

數十行翌早盡紅活諸證皆退

京師界街儒生曾內記男生而三歲痘前大熱喉乾
口燥有物自臍下上已衝心胸則咬牙喘渴不勝
悶苦痘亦灰色無光衆醫皆謝去先生為紫圓飲
之堅劑之後忽發紅澤諸證頓退

凡患惡疾者多由傳繼而有其身發之而詬辱及祖
先者江州一賈人患之謁先生求診治先生診視
之面色紫潤身體處爛按其腹兩股拍急心下
痞鞭先用小柴胡湯和解胸腹後為七寶丸飲之

半歲所諸證全退

豐後光西寺主僧某上入一身脹腫小便不利心中煩悶氣息欲絕脚殊濡弱一醫為越婢加木附湯飲之數日無其效先生診之按至小腹得其不仁之狀乃為八味丸飲之一服心中稍安再服小便快利未盡十劑而全愈

某士人惡寒發熱四肢困倦熱日彌盛心胸煩燥已而絕食不堅劑十餘日按之腹皮響急有物如柱自橫骨達鳩尾乃為大承氣湯飲之以芍藥甘草

京湯稜進

每貼重各十錢

五日三日僅一行久之大快利諸

證頓退

泉州佐野豪族食野喜兵衛家僕元吉者年二十餘請治曰嘔噎二年所十日五日必發頃者胸腹脹滿舉體愈不安眾醫皆以為不治無一處方者蓋聞先生之論死生者天之所命疾病者醫之所治也等死願死於先生之治幸為瘳之先生為大半復湯飲之飲輒隨吐每吐必雜粘痰居八九日藥始得下飲食不復吐出入二月所全愈

奧州仙臺長井屋甚七積年患哮喘大抵每月必發其疾甚甚則熱煩怔忡絕食癯寢喘咳殊甚先生診之為小青龍湯及滾痰丸飲之時以紫圓服百有餘劑全治

勢州白子久住庄右衛門伏枕可三年其為疾也口眼喎斜四肢不遂居常唾涎語言難通先生診之為桂枝湯加水附各三兩飲之時以平水丸襍進出入半歲所全復常

京師郊外並岡法金剛院主僧大千長老有時左臂上忽痛俄頃紫筋凸起益痛甚射指頭晝夜癯寢食殆不自勝或五日己或三日己己則筋隨散如平人患之三十餘年謁先生水診治先生診之為桂枝湯加水附各三兩飲之時以梅肉散襍進久之雖頗奏効而未全治己而每尿心頭眩幾欲倒又為桂苓水甘湯飲之一月所頭眩止筋不復發居無何有井筒屋幸助者室街賈人也聞長老疾已治謁求診治其證候雖率類長老而當其發時生血色瘤紫筋不起乃為大黃牡丹湯及白州散

飲之凡服一百劑全治

浪華棍木街賣人尾路屋傳兵衛女患腹滿浪華醫
盡其術救之一無其効於是就于先生于京師先
生診之為大承氣湯飲之二月所腹全減如平人
而按之臍傍有塊尚未解以故與前方不已賣人
乃以為無所病托事故謝罷居六月所大便漸燥
結飲食頗減一日忽腹痛連嘔吐於是始服先生
之明更求診治為大半復湯飲之數日痛止不復
吐乃復為大承氣湯下之十日五日僅一行塊尚

如故久之陰中下臭穢下利日十餘行如此者三
日所利止塊解頓如平日

先生令子千之助四歲而患痘證候甚急也為紫圓
飲之雖頗奏其効病勢轉迫卒至不可救焉其後
數年其妹四歲亦患痘瘡窠概密色亦紫黑呀咬
喘鳴不勝悶苦先生亦為紫圓飲之於是族人某
者詢曰嚮者或嘗先生曰東洞之處方也不論內
外諸疾必下之是以竟救其子矣而今亦下之如
有不譚則得無不慈之譏乎先生曰方證相對其

毒盛死者是其命也豈拘毀譽而變吾操乎益飲
之不休諸證皆退全愈

附錄

鶴臺先生問東洞先生書

病者自小腹臍左右或腰寒戰稍覺寒則心下痞塞
胸背刺痛或嘈雜吞酸或吐水足厥冷必欲卧或
得食止或得酒止或得溫藥稍止或得菽木香附
子輩稍止病發則氣力沉弱殆欲絕須臾諸證悉
退如無病人或日四五發或一二發或有腹痛甚
拒食數日不食者或有十餘年者六七年者二
三年者婦人產後如此者有經閉如此者有經行如

常如此者男子酒色過多患此者有微瘡愈後然者雖其證有輕重大略同證有冷氣遊走者或有水氣上下者婦人或有水血相交者何方主之有產後新得此病以來二三月者初用枳榔蘇子加大黃湯十貼諸證皆止後用半復瀉心湯數日而不再發本草升麻條下有形證稍似者伏乞并考病者覺有物小腹或臍傍奔上則膈中逼喉下如雲烟充塞胸背走痛煩悶沉昏須臾如雲烟者下收則忽然復常平居躰中寒冷雖復月著襪重衣常

多憂思恐不能安眠或時覺如梅子物自膈中臨喉門又覺一物如梅子大有皮膚中自胸上透至第七八命邊止凡所患時變換證候不一然大略如右而飲食如常形色不衰凡患此證甚多雖輕重不同大變如此要之屬癩證何方主之鷓鴣湯三黃白虎鐵砂大黃散桔梗白散大陷胸湯類皆無效間有久服桂枝加龍骨牡蠣湯稍婦人年可三十患腹脹七八年二倍於臨產腹而青筋凸起其硬如石其初一季所飲食不進氣力沉

弱二三年後飲食如常起居動作粗如平人遠步
大動作稍難耳二便亦如常病來經水不來今春
初診之用枳仁承氣抵當甘遂大黃赤丸鷓鴣鐵
砂大黃雙紫圓平水丸類雖稍瀉下腹全不減用
巴豆則心吐逆又用雞屎百霜散亦不應此病當
如何婦人間有此病或十年二三十年而猶不死
一婦人有患此證十七八年夢中有異人授方服
之黃水自臍漏出者四五日而腹減復常其方別
具鉄砂忍冬二味煎服

婦人年可六十去復患自汗如流日夜不止至八月
左右手足不仁腰背麻痺灸灼不知痛諸醫以為
痺証百方無效日甚一日至十月請余余以為脚
氣畜水所為用換柳蘇子加大黃湯二三日則覺
腰背手足皮中如虫行狀指端最甚數十日而稍
知痛痒於是用黃芪防己加麻辛桂虎骨湯至臘
月中旬手足如常諸證皆已其初大便結澀舌有黃
胎右股有塊時二奔動動則胸痛心悶
男子年可六十初患麻疾十年所愈而後患腹中疝

痛又十年所飲食如常外無所苦食後步行則吐
水如此者其常也去秋至冬初因監田租日在郊
野侵寒觸冷食不進於是每朝喫酒一大碗以當
朝食數十日以為常至臘月中旬覺左乳下有物
懸著飲食皆停滯乳下不下胃中食後二時所吞
酸吐雞卵臭數十回而後稍覺入胃中胸背大痛口
渴引飲便秘減正月中旬余診之以為癖飲所為
與吳茱萸硝石湯三貼乳下稍開乃與小陷胸加
枳實湯三貼乳下洗然乃與半夏瀉心湯二三服

後瀉水日數十行覺肩膈間滴々有聲循臍
腹鳴動則洞瀉凡如此者七八日飲食日進證候
日快而與藥如故稍稍瀉止諸證悉失壯健如
十年前

鼓脹兼勞瘵者未見有治効

凡察病人水氣為患者十居七八於是觀仲景方治
水之劑亦十之七八乃知水之為患大且多矣為醫
者留意於此分別表裏高下胃中胃外伏流散凝
等從證治起死回生之功亦十之七八矣

訶黎勒人唯知止瀉不知遂水法苑珠林引分別功
德經云佛弟子博羅療一比丘常苦頭痛與訶子
一丸所患遂已其論謂膈間有水上攻故頭痛訶
子除水故愈此余所暗記大意如此非彼文者
凡中風寒邪者有水迎之故其候有頭痛惡寒汗出
痰湧目淚鼻涕一身支痛等類逐水則邪除故汗
出而愈於是乎桂枝麻黃細辛半夏乾生薑輦才
能可得而知已牡蠣龍骨亦治之之藥

蝮蛇箱山錫杖實二味酒浸日乾細末糊丸以酒送
下主治水血相結冷氣走痛心胸痞塞虛羸乏力
者名二輪丸

鼠鼠霜能治顛癩吐涎沫者

東洞先生答鶴臺先生書

病者自小腹臍左右或腰寒戰云云此證甚多是留
飲病也其處方也假令小腹絞痛腰攣急者烏頭
煎湯主之心下痞鞭者附子湯主之胸背刺痛或
嘈噉吞酸或吐水或嗜卧兼心下痞鞭則人葭湯
兼胸脇苦滿則小柴胡湯心下痞鞭腹鳴則半夏
瀉心湯心下不痞雷鳴切痛則附子粳米湯心下
不痞上逆甚則桂苓朮甘湯上逆而吐水則五
苓散也而不問男子婦人產前產後過酒過色唯

隨證治之是古之道也足下用_二抵櫛蘇子加大黃_一湯半復瀉心湯二方者治則治矣雖然方者有主藥主治知其主藥主治而用之則為古今之法否則雖治不免_下仲景非其治之議也足下諒察焉來論曰本草升麻條下有形証稍似者按本草升麻葛根湯異仲景所用也今讀其論以相像推病以不可知為知焉能得功縱有其功偶中耳此方主治頭痛發熱項背強急等之證也時珍不知焉有此證而用之是升麻葛根湯之功也非時珍之功

病者覺有物云云此證亦水氣之變而上逆病也故往往與桂苓甘湯桂苓味甘湯苓桂甘湯芩湯芩胸背走痛者每夜用滾痰丸一錢若痛劇者間用控涎丹其如梅子物自膈上達肩也亦唯控涎丹主之若毒著背俞凝然不動則灸如九曜星或五日或七日以散為度而控涎丹逐之然後至自膈中臨喉門之物半復厚朴湯主之如夫早居苦寒復月著襪重衣憂思悲恐者兼之於諸病也則非證之確者矣足下以此為厲癩證非矣夫癩間也

病有間瀆之謂也。大抵雜病皆有間也。然則何言
卒痼何言卒非間。且名實之賓也。名不盡物之狀
不如數數焉。推實著明也。余不名已久矣。

鷓鴣湯云云。方各有主治。非其證則無功。鷓鴣湯主
治吐蛇三黃湯主治心下痞而悸白虎湯主治煩
渴桔梗白散主治粘痰或臭膿大陷胸湯主治結
胸之疾足下所用無此證也。宜哉。其不得功。桂枝
加龍骨牡蠣湯主治胸腹有動上逆者。今無上逆
而用之。故雖有小功。卒不全愈也。如鉄砂大黃散

余未試之

一婦人年可三十。患腹脹云云。腹滿者枳實厚朴之
主治也。大承氣湯主之。近者得一禁方試之。血小
溲而解。今傳之。足下足下試之大凡足下所用皆
不得方意。如此而後有功也。偶中不可為法矣。桃
核承氣湯方不自大承氣湯。來自大黃甘草湯。來
故主治少腹急結者。足下失其本。何以得効乎。諸
方皆然。足下察諸醫異人之方。治腹脹者。試以告

効

一婦人年可六十患自汗云云此證足下以為脚氣也夫脚氣者病特在脚之名也不知大兄何以謂脚氣也若使余從事初大黃附子湯後黃芩桂枝五物湯乎方不贅古而處則雖治乎不可為法足下思諸

一男子年可六十初患痲疾云云嗚呼得其治哉嗚呼得其治哉昔仲景之為方也從證以處亦不問其所因今足下有焉

鼓脹兼勞瘵云云後世勞瘵之論不知疾醫之道者

之所為焉耳足下所謂勞瘵者不知何等証請再聞其說

凡察病人水氣為患者云云夫人之為病毒也無不水穀何則人生入口腹者唯飲食也而其水毒流行一身穀毒止于腸胃故毒物動顯證十七八者水也十二三者穀也足下之論實然世人嘗聞余說者面謏腹非無一可與語者如足下可謂知音矣

中風寒邪者有水迎之云云此論于載卓見可謂能

知仲景之方其然不得藥能不能治之得之有道
參觀加減之方是也余嚮錄藥徵以備高覽來論
曰牡蠣龍骨治水是蓋非不替之論乎仲景以牡
蠣主治胸腹之動以龍骨主治臍下之動未見其
治水足下別有所替乎請重誨之

蝮蛇蠶鼠二方吾其試焉乎意必有効

建殊錄附錄終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note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possibly reading 'mal...'

康子晚秋旅青藜
館需之淳

為